



13
849
222



43
849
222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祭閭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褒寵第二

後周李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有能名

考績為最文帝賜書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

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七

丹房元韻褒寵二 卷之二十一
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爲獨立使君

李遠爲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爲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

隋梁彥光開皇初爲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聲聞於天下三載之

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旌善政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

樊叔畧開皇初爲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帝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趙軌開皇中爲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卻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公孫景茂開皇中爲息州刺史高祖幸雒陽景茂謁

見時年七十七帝命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
帝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
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賜物三百段下詔曰
景茂脩身潔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
考較獨爲稱首宜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
伊州刺史

楊達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各平陳之後四海
大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
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高祖幸維陽賢通來朝帝勞之

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善政深副朕懷

令狐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決滯獄令行禁止
稱爲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房恭懿開皇中爲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
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高祖甚異之復賜帛百段
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
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
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
等宜師教也帝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
父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

冊府元龜 卷之二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
新豐令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案牘實
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
海州刺史

慕容三藏爲廓州刺史百姓愛悅高祖聞其能屢有
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齋物百段
樊子蓋聞皇中爲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
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
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卽位徵還京
師轉梁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

茲大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
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
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
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
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爲先撫
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
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
能人思奉職各表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
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其年

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焚削木皮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繇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道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詢治績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德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自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

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嘗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幸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違限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柳儉仁壽中爲沔州刺史坐事免職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

州府元龜卷之二
一百段而遣之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
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
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
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
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
美之

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從幸雒陽彭督後軍時漢王
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
領慈州事煬帝以其清賜絹五百疋

王仁恭大業中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煬帝呼

上殿勞勉之賜雜絲六百段良馬二匹

唐陳君賓貞觀初爲鄧州刺色州邑喪亂以後百姓
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
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官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
盡人其境逐食大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
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
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
孜唯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
已自慙德薄恐貧乏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
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營救

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昂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竝識朕懷逐糧人戶到相安養廻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賣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或以遞相拯贍不虞凶年二則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慈仁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竝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輕財帛已勅王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大府少卿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節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伸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旣明論議浮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鮮于紹爲隆州刺史高宗儀鳳中爲同州刺史仍賜絹二百疋賞清廉也

李君球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姚壽神功初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

州府元龜 卷之二
暴殫屢有發摘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
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
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
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能寒無改終始
不逾迺眷蜀中毗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浸漁政以
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
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
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
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宣布琅琊
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秀穎叔爲相州刺史大曆中以善政聞璽書褒美
王方義爲廣州都督南海珍物秋毫不犯境內清肅
則天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旣美
化遠聞實堪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
以彰善政也

敬暉爲雒州長史則天幸長安令暉兼知神都副留
守事在職以幹理聞璽書勞勉

韋承慶歷豫虢二州刺史頓著聲績制書褒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先天元年以政聲召至玄宗賜衣

一襲帛五十疋

成大琬爲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太上皇命有司頒賞諸州朝集使有善政者遂以大琬爲陝州刺史陸餘慶魏州刺史單思遠宋州刺史劉知柔澤州刺史岑翺等各賜物一百段

盧從愿開元四年爲蔡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金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

紛如緣其中欺平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自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故茲巡省不憚和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過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珠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閑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與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辨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

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張嘉貞開元十七年為定州刺史將行玄宗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到州一年以疾上表乞就東都鑿療及至都目瞋無所見帝令鑿人田休祐馳傳療之

盧奐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奐懷慎之子也
韋虛心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七年詔贈

揚州大都督喪事官給恩甚優厚

崔圓以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劔南節度使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中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床帳咸如宿設帝甚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使如故帝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後為汾州刺史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崔灌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

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賜兩季俸祿兼侍御史以灌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
楊承仙大曆初為懷州刺史自天下兵興懷州當四戰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精力以慈愛理之同其苦甘流人自占歲盈數萬奏課第一及終朝廷優重贈太子少府
張延賞為河南尹勤身率下政尚簡約數年間流庸歸附詔書褒美

張鎰為亳州刺史大曆十二年以為壽州刺史特加五階褒善政也

薛珏大曆中歷楚硤陳三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

劉贊為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於藜林之間為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為異跡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為嘗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饑聚徒於

陽羨西山其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磎谷綏之則公
行寇掠累歲為四境之患莫能剪除栖筠既至部設
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
是郡界無犬吠之驚遂脩俎豆之儀習鄉飲之禮而
人知敬讓理行尤異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
官吏耆老等請立碑頌德焉

馮炫為潤州刺史建中初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
拜右庶子

李佐為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
韋滌為涇陽令貞元二年以滌起復饒州刺史滌理

涇陽有政績故擢焉俄以疾終賜越州都督賜絹百
疋遣中使弔之

吳溱為京兆尹貞元中以能政加簡較兵部尚書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位有善政加簡較

兵部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簡較

司勳郎中

魏懿文為邵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懿文有善政加

簡較司門郎中

羅珣為廬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珣有政能加朝散

大夫賜紫金魚袋

王礎為黔中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卒廢朝一日贈陝州大都督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增

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上尋加簡較國子祭酒及卒故加追贈焉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嘗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占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故就

賜金紫

范傳正為歙湖蘇等州刺史以政事修理聞元和中擢為宣歙觀察使

李愬元和中為坊晉二州刺史以理特異詔加金紫王為為婺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李文悅為鹽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眾黨項圍州攻城欲陷悅防拒凡二十七日乃退十五年六月加金紫光祿大夫

趙榮國為宥州刺史敬宗寶曆元年加簡較右散騎

嘗侍寵脩城池之功也

裴誼爲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誼理行尤異賜金紫

劉源爲銀州刺史太和七年就加簡較國子祭酒旌營田積粟之功也

裴及爲曹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爲安南都護長於吏術開成中詔諭南蠻諸首領聽發忠言願納賦稅及奏廢珠池復生珠加簡較左散騎嘗侍

梁趙昶唐末爲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留

心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昭宗嘉之命撰德政碑以旌厥功

夜唐孫岳天成初爲潁州刺史頴久不治賦斂煩碎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頴人狀上聞明宗加岳簡較太保獎能政也
趙在禮天成初爲天雄軍節度使度支奏大名府管內今年夏苗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宜降詔獎飾從之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衛團練使老於軍旅

勤於稼穡凡為郡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
後

樂勳天成中為果州團練使奏南充等五縣除舊管
戶帳外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戶稅錢七千五百九
十八貫勅旨宜加光祿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獎能政也
晉華溫琪為棗州刺史以州城每年河水所壞居人
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作畢賜立紀功
碑仍加簡較尚書左僕射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白奉進為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聲政高祖卽位

發赴闕超加簡較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孫彥韜為密州刺史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
綬以首為竹使甚著綏懷之譽及卒故有賞典旌焉
安叔干為滄州節度奏因圉空詔曰安叔干折獄惟
良化民有術治彼無訟使之知禁鳴抱息於砥路茂
草生於園土求之古人何以臻此三載考績不忘明
允之能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道以斯為政良可嘉
焉

王周為涇州節度奏前任弊事共二十六條已指揮
停廢勅曰王周佐國賢臣殿邦良帥戰伐之功顯著

葺綬之政尤彰肅者殄寇崑山摠戎涇水安邊靜塞
克施撫馭之方察俗觀風盡去煩苛之弊備陳條件
足驗公清一方既洽於詠歌百姓頓期於蘇息王周
宜賜詔獎飾兼頒下諸道仍付所司周於勲臣中最
為清慎累為劇郡皆有聲績屬張彥澤虐政之後民
不堪命因寢其無名科徭以章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審交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
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
年卒郡人聚哭於樞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
皆有舊章庶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有政能殊異惠及

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
贈太尉

牧守部

公正

天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及此
孰敢不正泥結有言曰方直之士在朝
夫執德不回謹身率下無黨於朝
册府元龜 而禁止也

冊部元龜

輟太保

恭奉主官令令好附費愛濟貧貧善豈期辱章河世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四

公正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晁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執德不回謹身率下無黨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令行而禁止也漢制郡守課最者或人為公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七十四

一

卿宣帝曰使百姓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故有奉公不阿守法見憚抑強扶弱而志在無私以一警百而威克厥愛是以賞罰信而權寵莫能干政令行而豪右不能犯所以人從其化而吏不敢欺也詩曰剛亦不吐又曰好是正直其斯之謂歟

漢董仲舒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而治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功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

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

事廉得其罪廉案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聚為羣盜而吏

為部得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

聖未嘗不造門謝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厚

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

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

眾等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今出見曰此子揚州

長史言揚州刺史也材能駑下未嘗省見皆視也言不為武所識狀也

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上古之方伯上所委任

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

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

見賜卮酒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綬得武之力助也

其守法見憚如此

後漢張酺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較尉奏

免執金吾寶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

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

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

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

乃得出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較尉

韓演為河內太守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因

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

應順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

册册公正 卷之六十七
不敢犯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
賂遺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繇是顯名
陳寵爲廣漢太守時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
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
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
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李恂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
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
所奏免

王堂爲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嘗侍江京等

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揚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閣上
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誅堂以守正見稱

左雄順帝時爲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嘗閉
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恩

延篤爲京兆尹時皇太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
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容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
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
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教授家巷

楊秉桓帝延熹中爲河南尹先是中嘗侍單超弟正爲濟陰太守以贓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雒陽正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繇單正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縱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正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論作左較

馮緄爲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桓帝不納

蓋勳爲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嘗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及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史弼爲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
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嘗侍候覽果遣諸生齋
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
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
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棰數百府丞
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
殺

楊彪爲京兆尹時黃門令王甫使門生王翹於郡界
辜擢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較尉楊
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李熒爲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
億以實西園熒上書陳諫辭義深切靈帝乃止
劉陶爲京兆尹到職當修宮錢直千萬陶旣清貧而
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
拜諫議大夫

陳蕃爲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
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
轉脩武令
趙謙爲司隸較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

魏楊阜爲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網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崔林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前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吾初

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夫此州如脫屣寧當此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亂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鮑勛文帝爲太子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沃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任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

密勅中尉奏免勛官

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內官欲以事

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

特進曹洪乳母常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捕

下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雒陽獄

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雖報前制書

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奸刑辭語始定黃

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

問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宿息救切繇事不早竟

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嘗科輒送縣考竟擅行刑戮伏

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

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換

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

卿聞直道而行

孟康為弘農太守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

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顏裴為京兆尹太守清已仰奉而已明帝青龍中司

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

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士候便於裴前杖一百

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以為裴宜謝乃私推築裴不

丹元 公正
肯謝良久乃曰裴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
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裴謝
是吏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
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陳泰爲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
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晉張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
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
上繇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
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

樂廣爲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
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較尉蒲奮勅河南
中部長縛拜者送獄廣卽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
琰說賈謚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
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謚
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苟晞字道將爲撫軍將軍兖州刺史有從母依之奉
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官私人
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
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反服哭之流涕曰殺

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
劉弘為荊州刺史都督荆交廣諸軍事命弘得選用
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衙門將皮初有勲江
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
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涉為襄陽弘曰夫統
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
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
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
公當

王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
僉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
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
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

宋王韜之字長明為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
逆資費錢韜之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顧覲之吳郡人為本郡太守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
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
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貢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
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
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

顛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悞歎彌日時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顛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顛之曰辛毗有云不事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劉秀之爲梁州刺史遷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經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賄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律下遠近安悅焉後爲丹陽尹時除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

從用

陸子貞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又當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貞不許義康聞而善之

顧憲之爲隋王長史行南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不色動遵法制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

不與相聞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竟陵王長史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成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

南齊虞愿初仕宋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

梁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呂僧珍南兖州人爲本州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嘗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爾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都廨鄉人或勸徙廨以益其私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

蕭琛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項王甚有靈驗遂於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

不疑

後魏楊津爲定州刺史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繇鉅鹿人趙畧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畧舉家逃走津乃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一州愧服遠近稱之

李憲爲趙郡太守時趙修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已下畏之累跡唯憲之不爲之屈時人高之北齊彭城王浹爲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浹未勘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諮陳浹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

脩等慙悚而退

李繪爲高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謚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肩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繇此書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瓊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嘗得郡縣爲

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
研雖為債數來無繇啓口其子弟問其故研曰每見
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繇得論地上事瓊初任清
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
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
善刺史惡裴云安知得民譽者非至公答言若爾黃
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
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時晉公護執政護母慶之姑
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

韋總為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
以富貴威福鄉里和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
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嚴旨便見未炤丹赤豈可久忝
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
戲之耳

隋田式馮翊人也初仕周為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
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

周搖初仕周為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管文獻
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晉州搖主禮甚薄既而白
后曰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

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

梁毗為治書侍御史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繇是出為西寧州刺史

榮毗字子謀開皇中為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俱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所言戲耳卿之奉法

素之望也毗在華州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絹百疋

敬肅為潁川郡丞時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

唐張鎮州同安人也武德中為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也鎮州乃多市酒殺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

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
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爾居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
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
蘇良嗣爲京師留守司農寺將市賣菓菜以收其利
良嗣駁之曰昔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
之主與下人爭利也遂止其事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
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
州將輕元帥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爾今一貞
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

卒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
此非萬貞何邪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
乘勢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
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
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
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魏元忠簡較雒陽長史號爲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
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託元忠笞殺之
蘇瓌則天時爲歙州刺史來俊臣坐事貶州叅軍天
下懼其殘酷朝中近臣不復入用或致書託瓌瓌叱

責使者棄書不發謂曰吾爲州牧高卑有禮安能虧
法令以待小人乎俊臣未到追還意甚恨之累遷汴
州刺史司倉參軍韋溫犯賊環繩而杖之及溫外戚
用事義其公直不敢中傷中宗神龍中環爲京師留
守鄭普思以術至祕書監妖言惑衆聚黨岐隴之間
將爲亂環收而按之其妻第五氏長於宮中昵附椒
掖頗有制命特令放免環固執不奉制及駕還京中
宗屢欲宥之環抗議不迴中宗以問中書令魏元忠
對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
思於嶺外

張柬之爲襄州刺史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置
法無所縱捨

宋璟爲黃門侍郎簡較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
百姓饑饉時梁王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私封在貝州
專政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
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
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三棘而死官
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當理
至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

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懼而能引過在已也
開元三年政令如一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不新鮮不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韓林為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金為近州嘗被支稅藁以納闕廩休奏請均配徐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

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人于今稱之

呂諲肅宗上元初為荊州節度使時申泰之為李輔國所親以左道熒惑擢為諫議大夫於郡道州界置軍誘引諸人納其金帛賞之以緋紫用囊中勅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剽掠村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勳忿之因泰之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賊鉅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快使奏李輔國黨之為之言於帝追泰之赴闕泰之見帝

其言承鼎誅陷有詔加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按之
謹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抗疏直其事上不納郢流
建州論者重謹之公謹至江陵剛斷決事皆類此也
士庶翕然重之承鼎竟雪泰之後流死於邊州
李勉為梁州刺史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
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
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以牧宰為人父
毋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
遂獲宥而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
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

自除太常少卿後為京兆尹先是宦官魚朝恩為觀
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
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其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
之饌傾府吏以辦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
莫至先置者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侯
太學軍容宜厚其主禮勉官忝京尹軍容若至府庭
豈敢不飾蔬饌朝恩竊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
亦受替

呂希倩德宗初為夏州刺史時朔方節度使崔寧與
宰相楊炎有隙炎令希倩伺寧過希倩與寧同力招

撫黨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無綬邊材召
歸朝以為神武將軍

鄭珣瑜為河南尹珣瑜既入境官吏以逼德宗降誕
日慮珣瑜到即後於事乃送所獻馬齋印於路以往
例告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既上即失時
矣遂不獻

張萬福為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
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肯
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
公寄意

李充為京兆尹德宗下制百司及府縣有於禁門內
諸司追召人鞠聞者宜先奏聞於是充奏府縣庶務
訊鞠繁細若悉以聞奏既黷天聽且失罪人其賊盜
奸犯榜蒲鬪毆誘人妻妾債人財物及相言告者請
仍舊追鞠從之

吳湊德宗時為京兆尹于時宮禁諸司中官亂於坊
市強賒買物謂之宮市人情無聊奏累上奏其弊又
言故事宮市是府縣嘗務近年已來中官始自市買
今請每有所要但勅下府縣令供送若亂入坊市取
物恐小人因緣為奸真偽難辨不然特置宮市所令

丹房元龜公正 卷之六十四
中官謹厚者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納又奏請
減省掌閑曠騎及所供飛龍內園芙蓉園并禁軍諸
司雜供事力資課并繁冗弊事帝多從之又文敬太
子義章公主相次薨沒皆帝深所愛葬送之禮頗極
奢侈徵召車牛載土築墳妨百姓農務湊累奏其弊
所親信及屬吏勸諭以奏事煩煩干黷聖旨奏曰人
主雖甚愛念太子公主然本意最欲憂恤百姓今諫
奏雖煩庶幾無過若因循不言上儻知侵擾百姓而
長吏不訴必貽罪責湊前後諫奏雖不甚行然深蒙
有識者稱美

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
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張仲方爲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
三疏奏聞竟理其寃

田庭玠爲相州刺史屬薛萼之亂田承嗣蠶食薛嵩
所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

李遜爲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旨外徵役遜皆不從
後爲越州刺史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爲已
任故所至輒理

韋貫之憲宗時爲湖南觀察使時攻兩河留兵國用

州府元龜 公正 卷之六十四
不足鹽鐵副使程昇使諸道督課財賦昇所至州郡
皆諷令拮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
獻未足昇意遂率屬部內六州留錢以繼焉因是罷
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
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絕賣人口又准詔禱
南海神舊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
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

柳公綽元和十四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
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幽
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遮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
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三十匹衣黃衣
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
既盡遂奪路人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宣傳
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徐流人數
繇是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後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公綽馬害圍人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
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
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清廉方雅為政有聲雖權
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崔從爲淮南節度使權揚州舊有貨勑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緡錢以益公用從至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以虛估請之

韓飲爲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簿尉三百員繇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飲旣至桂州吏以嘗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飲戒之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候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秋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而

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飲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咎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後唐崔沂梁末爲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爲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日以副留守合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遍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

晉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爲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蒞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

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督皆有聲績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五

仁惠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書曰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繇漢以來循吏間作至於勤宣德讓專行寬厚哀此鰥寡賑其乏絕形惻隱之心術務平反於刑典掩覆道骸保全生物天厲之所及

加之管郵民賦之不登代其輸送雖復犯矯詔之義
冒晝一之法亦無憚焉自非安仁而知義果行而邁
德以博濟為已任者亦惡能及是哉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郵行書合如今
之驛館鄉官以贍鰥寡貧窮者許丞老病聾督郵欲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
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
廩假貧民假請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口蓋禮貴和人道尚

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

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隣里一笑相
樂一笑謂為歡笑爾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德為宗正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

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罪人使從輕也

嚴詡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

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

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

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

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爾
後漢崔篆爲王莽建新太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
敞諫篆乃彊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
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
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
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
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太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王望爲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
見饑者裸行食草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
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
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
專命法有嘗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
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

袁安爲任城令永光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
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
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
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
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水
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
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張酺爲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按之以爲
令長受贓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
乎

仕延爲會稽都尉掾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

卽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尚稜爲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雒縣城南

雒縣名古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每陰雨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
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
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卽勅縣盡收斂葬之
自是哭聲遂絕

蓋勳爲漢陽長史領太守事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

廩之

調猶發也

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

譚顯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

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
奏有詔勿理

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

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

棄民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

帝璽書嘉之繇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

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起期日皆無遺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以黃巾既平乃

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焉臣

若等曰歌其牧
守具謠頌聞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謂相鉤連也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

州郡切急也
却退也鬚管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

人古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其陵亦考南

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壤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

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孔融爲北海相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而殯葬之

周昕爲竹陽太守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乘巾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畿爲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司馬芝爲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吳滕喬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寃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周處爲楚內史簡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同鄧攸爲吳郡太守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嘗侍桓彞虞黷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

李矩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

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祖述爲豫州刺史收葬枯骨爲之祭醮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甘卓爲梁州刺史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佑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漁池先嘗責稅卓不利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

虞潭爲吳郡太守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塗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

王渾爲徐州刺史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饑默輒開倉賑給自上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孔沮爲吳興內史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

陶回爲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買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買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繇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卹二郡

賴之

王蒼爲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王蘊爲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宋臨川王義慶爲荊州刺史畱心撫物州統內官長

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
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
杜慧慶爲交州刺史歲荒人饑輒以私祿賑之
南齊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
得邊荒之情

豫章王疑爲荆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口錢優許解一百
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

虞愿爲晉平太守郡舊有蚺蛇膽可爲藥有餉愿蚺
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蚺還牀下復送

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
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崔元祖爲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仲啓淮北頻歲
不熟今秋始稔北境隣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
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
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
均之書奏見從

梁王國珍仕齊爲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
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治國
甚副吾意也

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筮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始興中武王憺爲荊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又州大水江溢堤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捨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堤立郢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遂驚

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其州民皆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木失田與糧種並賑賜之
蕭暎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嘗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

鄱陽忠烈王恢爲郢州刺史義興初郢城內疾疫死

者甚多不及藏殯及厥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部境內治

安成康王秀為南徐州刺史州自崔慧景亂累被兵革戶民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又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暴至外司請依舊儲渡收其錢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又為荊州刺史時值水暴長頗損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管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又為鄂州刺史先是夏口嘗為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

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退每冬月嘗作繡袴以賜凍者

陳慶之為司豫都督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

王志為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

張允為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

蕭景為兗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卹又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明山賓爲青冀二州刺史太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
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
賓爲耕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
市地造宅

王瞻爲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
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
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張稷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
職政稱寬恕

陳宗元饒爲南康內史以佚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

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後魏武昌王平原爲齊州刺史歲頻不登齊民饑饉
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
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
等千餘人詣闕頌之孝文覽而加歎

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賴貧

口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境內遭水二麥不收上奏請貸
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充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
堵

九
九
仁惠
卷之六十五
韋珍爲郢州刺史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
驍驍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
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緩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
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之

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
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
以此獲安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
卹表請賑貸蠲其役賦

城陽王徽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
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
曰昔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救民災弊况我國家
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
孝明嘉之加安北將軍

裴佗爲趙郡太守所得俸祿分卹貧民

裴宣爲司州別駕上言曰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
及軍罷兵還之後道所有骸無人覆藏者悉命郡戍
巡邏簡行埋掩并付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
使皆招魂攝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
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薛真度爲豫州刺史會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

郭祚爲青州刺史值歲不稔闔境饑饉矜傷愛下多所賑卹雖斷决掩畱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於今思之

裴慶孫爲邵郡太守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嘗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

路邕爲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

閻慶胤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頗年饑饉慶胤歲嘗以家粟千石賑卹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按慶裔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以已粟卹贍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貧賤又按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符記其分贍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堂封叨爲瀛州刺史時乘寇亂之後百姓困乏四表求

賑卹百姓賴之

武昌悼王鑒爲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卹民賴以濟

楊逸爲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米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一萬詔聽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少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餉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其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於饑餒恐累府君瓊曰余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簡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徐遠督楚州諸軍事遠為治募寬和有恩惠至東楚
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
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

崔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
課周給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
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
為政何如對曰府君恩惠古者所無與人為歌曰崔
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日既
稱恩化何須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
惠故兼言之

牧守部有謹頌緣此二
事並意相二今亦兩收

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
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露暴骸骨者乃謂守令
曰此豈仁者之為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

雨是歲大有年

州境先多古墓其俗
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蕭撝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
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二日然後赴獄主者固
執不可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
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
諸囚荷用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

隋乞伏慧封西河公為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簞

捕魚者出網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篋

公孫景茂爲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疫疾者景茂撒減俸祿爲餽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高祖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後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羸弱不能自存者

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高祖大善之

辛公義開皇中爲峽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公義迎置廳事與之醫療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闔境之內呼爲慈母

張須陁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曰侍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知之而不責也

唐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平人死於道路

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

李裕天寶中爲義陽郡守上言所部遭損戶一萬八
百三戶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

嗣曹王臯肅宗時爲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時歲儉臯
擅發倉賑州人而上聞詔書嘉之

竇思仁爲華州刺史奏乏絕戶請以永豐倉米賑給
之

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旱歎人有亡去他境者
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
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彼也具舟楫而盡

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而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

蕭復建中初爲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
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贖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
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墾燧
乃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疊

于頔貞元中爲湖州刺史境土偏狹其送終者往往
不掩其棺燧頓收葬朽骨凡千餘所

袁滋貞元末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
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人甚愛

仁惠
之專以慈惠爲本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賞之

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嘗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自是停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韓愈元和末爲袁州刺史州所以男女隸於人者愈悉計庸值而償出之

高承簡爲邢州刺史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戶出其租

羅讓爲福建觀察使甚著仁惠有以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本某等家人兄弟九人皆爲官所鬻其留者惟老母爾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崔俊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貨流通

令狐楚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連歲旱儉人至相食樂其惠化而無流亡者

王起太和中爲河中節度觀察等使遇歲旱乃令定價計口出粟以濟民

狄兼謩爲鄭州刺史屬歲荒百姓阻饑以嘗平義倉粟二萬二百石逐便賑給訖事上聞

張仲方太和末爲京兆尹時將相以甘露事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盧均開元初爲廣州節度使管内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均以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賜惠困窮

梁王敬蕘唐末爲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於青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蕘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爲天平軍兩使畱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卽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

晉高漢筠爲亳州刺史有逃死百姓虛係稅錢二百緡計司累訴不蠲歲使隣伍代納漢筠在任三年以已俸輸之其惠卹多如此類

楊彥詢爲華州節度使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安彥威爲西州畱守屬連歲蝗旱河雒之間民多逐

食彥威多方撫諭未嘗繩之以法不忍去者亦大半
焉至有殍者必遣人收其遺骸掩之以藎蔭復有冥
錢酒食奠而瘞之聞者美之

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
蝗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之

張筠初仕後唐爲永平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
於路則給以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歛
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後權
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漢王周爲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

覆民阻車周曰橋梁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沉
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周石仁贇爲義州刺史言貧戶殘稅無可輸者臣以
俸代納之

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言四縣逃戶租稅臣自以粟
帛代納詔褒之

張昭瑀爲博州刺史上言民饑欲賑貸詔從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

教化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禮之與政刑感人之深淺成俗之厚薄可知也自堯命州牧事多闕文秦置郡守民罕見德迨于兩漢之世始有循吏之名或興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七十六

學而化行或修禮而教闡或引咎而人知勸或掩過而人遷善若文翁韓延壽之屬皆著異迹煥乎惇史後之繼踵比比有焉非夫仁信篤誠寬厚清靜正其身而率下者孰能至於此哉

漢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臧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少府則物之尸以供大守者也刀布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為貨無限於

善刀布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

郡中

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舉宮於成

都市中

學官學之宮舍

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

下縣四郊之縣

非郡所治也

為除更繇

不令從役也

高者以補郡縣次為孝弟

方田嘗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

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益多也

傳教令出入閨閣

閨閣內中小門也

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

國皆立學較官自文翁為之始

韓延壽為潁川大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朋黨故構會
 吏民令相告許也一州以為聰明潁川繇是以為
 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謂俗
 聖歌謠或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
 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
 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較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
 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

物者弃之市道

下里地也高里偽物也偶木上為人象其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

市之道也

數年徙為東郡大守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
 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
 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
 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
 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
 何以至此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
 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絕殊

也以入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遣醫治之而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吏護視之

後至敕功曹議罰白今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故毋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也今旦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

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

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微無也歸

舍召見門卒卒久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

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入守

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宣循行郡中覽

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良長督郵分

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

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

有昆弟相與訟出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

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

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

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

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

宗族傳相責讓比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

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見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

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頭以示勸勵延壽乃起

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

教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給詎也

黃霸為潁川太守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

不奉宣不令百姓皆知也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扶分

及問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郵行書舍謂傳送文

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鐸館者鄉所治處也以贍鰥寡貧窮者

薛宣為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

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

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

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以得

失意

後漢寇恂光武時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

恂素好學乃修鄉較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

受學焉

李忠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

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較亦學也禮記鄉飲酒之

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堂所以致尊讓也七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

選用明經郡中向

慕之

衛颯為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

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

化

任延為會稽都尉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飧飯

之後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

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

為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

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

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

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

偵候戊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

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

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又為武

威太守造立較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誦學受業復其
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享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
老嘗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
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

張湛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
歐陽欽爲汝南太守世傳伏生尚書在郡教授數百
人

伏恭爲嘗山太守明齊詩敦修學較教授不輟然其
北州多爲伏氏學

王追爲益州郡太守始興起學較漸遷其俗

廉范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
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待短長范每厲
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羊續爲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利病百姓勸服時
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嘗弊衣薄食車馬羸
敗

張霸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

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較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歡服

劉寬爲東海相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

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典行日有所化

欒巴爲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較以獎進之雖幹吏早末皆課令習讀程試嚴最隨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何敞爲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嘗召督郵還府

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

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

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凶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

人高譚等百八十置立禮官不任文吏

上暢為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嘗布

衣皮襜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諫之暢曰昔

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

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有立

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鋼人於聖世

尹所不恐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

肅然名重朝廷

應奉為武陵太守興學較舉反陋

魏霸為鉅鹿太守以簡樸寬恕為政掾吏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它吏之

長終不及人短知者懷慙諳訟遂息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川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

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

詣延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鄰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折因此皆

還繼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

劉表為荊州刺史起立學較博求儒術綦母閭宋忠

等撰立五經章句講之

孔融為北海相立學較表顯儒術

魏袁熲為梁相煥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

子貞婦嘗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

之間耳方今雖擾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

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

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

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

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

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

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

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

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

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

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郡人樂詳少好學畿署詳文

學祭酒使教後道於是河東學業大興韓遂馬超之

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

王恂爲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定令狐邵爲弘農太守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學業轉興

顏斐爲京兆太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水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

劉瓛爲揚州刺史愚化大行於是聚諸生立學較牽招爲鴈門太守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徐邈爲涼州刺史收歛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羗城入貢皆邈勲也

任嘏爲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劉邵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

王凌爲青州刺史時海濱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徙

為楊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
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

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較南方稱
之

楊俊為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較吏民稱之

范粲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較勸農桑又郡
壤富貴珍玩充積粲制之息其華侈

蜀王商為蜀郡守修學較廣農桑百姓便之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
質有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

風化大行

晉曹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
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

李重為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較表篤行拔賢能清
簡無欲正身率下

鄭袤為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
序開誘後進

陶侃為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
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撈
蒲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

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
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繇若力作所致雖微必
喜慰賜參倍若非禮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
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
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孔衍爲廣陵郡守雖隣接於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
務廢業

周處爲楚內史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

吳傳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范汪爲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

范甯汪子也爲預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
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嘗憲遠近至者
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
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
之上言曰預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叅機省
出宰各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
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
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

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大廟皆資人力又奪人若宅功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存任心州既聞知卽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大嘗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弃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開置學官亮薨乃廢

王承爲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

云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宋孔季恭爲會稽內史修飭學較計課調習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

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

射

杜慧度爲交州刺史崇修學較

南齊劉峻爲司州刺史於州治下立學較

虞愿爲晉平太守在郡立學堂教授

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於南蠻園東南開立學

上表言狀置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二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嘆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江祀爲東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

梁始興王憺出爲益州刺史開立學較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繇是多向方者

殷均爲臨川內史體羸多疾閉閣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詢責劫帥稽顙乞改過均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

陸襄爲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因忿爭遂相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詢但以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悟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歌曰陸君解無怨家鬪旣罷讐共車

柳惲爲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著之文教百姓稱焉

張綰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吉禮記正言義四姓衣

冠士子聽者嘗數百人 王欽若等曰禮記正言是梁武所撰故稱制旨四姓謂朱

張顧陸也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為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各為除崇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張緬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魏張恂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較優顯儒

士吏民歌詠之

賈雋為荊州刺史先是上谷置荊州後改為雒州在重山民不知學雋乃表置學官選悟者以教之

李仲璇為兗州刺史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修改焉

裴延雋為幽州刺史以范陽人酈暉好學有文才用為主簿令其修起學較禮教大行民歌誼之

李平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克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為之贊

劉道斌為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

盧道將為燕郡太守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拆家貧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萇年見之嗟然曰汝

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

敦敬讓

裴安祖河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

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

明日相率謝罪境內欽服之

韋彘為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

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或至州魯

生等咸賤啓修敬不復為害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

義乃表立大學還諸郡生徒於州總教

李訢為相州刺史上疏求立學較曰臣聞至治之隆

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義非良才無以光贊

皇化是以昔之明王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都邑

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遷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

治欽明道隆三五禮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任州士
學較末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
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祕時課修學
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
任名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已來訪諸文學舊
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
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
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
明者貢之天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獻文從
之

高允爲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
蕭寶寅爲徐州刺史起學館朔望引見四姓子弟接
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

崔辯爲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

崔遊爲河東太守大學舊在城內遊乃移至城南開
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

高祐爲西兗州刺史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黌
序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崔孝瞻爲趙郡太守興立學校親加勸督百姓賴之
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充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以示其耻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又爲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嘗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

寇雋爲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爲賊盜雋乃令郡縣立爲庠序勸賦盜使歸農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

北齊鄭述祖父道昭先爲兗州刺史述祖天保初又爲之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

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蘇瓊爲南海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語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掾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

後周長孫儉初仕魏爲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

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繇
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
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有
犯法西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
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
聞王臣嘗嘗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
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荆
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
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
構清德橫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柳霞爲霍州刺史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者乃繼
加貶異以耻之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
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

薛慎爲湖州刺史州界旣雜蠻夷嘗以劫掠爲務慎
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叅或須言
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誠乃賜酒食一年
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
之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
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
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唯

蠻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
 并遣守令者諭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
 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真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
 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樂遜為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
 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
 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頗被褒
 錫
 隋于義字慈恭為武安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
 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

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論而遣去
 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以其德
 化人皆此類也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
 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繇此遞相陵奪每于邊境
 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
 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
 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
 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
 祖聞而善之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有人盜其田中蒿者爲吏所執賢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喻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媿惡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

令狐熙開皇中爲桂州刺史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

乞伏慧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

楊汪字元度歷荆維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有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間之咸自歎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自齊亾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

州府元劉教化
枝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繇是人情險詖妄
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
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
教授嘗季月招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
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爭訟惰業無成者
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行於
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
有塗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
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
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

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
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咸悅畧無爭訟
柳旦爲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開設學校
大變其風煬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
唐高士廉太宗時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士俗薄
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挂食遙
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誘勸有不悛
者親率官屬詣其門而諭之繇是邑里翕然多爲孝
梯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西蜀學較一時復

興

高智周高宗時爲壽州刺史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李栖筠代宗時爲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饑饉之後百姓流離講誦之徒數年竟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冲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爲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繇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穰禾人頗便之

張鑑爲濠州刺史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亦明經者四十餘人

陽城德宗時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爲理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前刺史有賊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措拾其不法事以告欲自爲功城立柱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請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惟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

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觀察使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案之

王欽若等

日史失其名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

令狐楚穆宗時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韓弘以重法繩之人皆偷生莫革其性楚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

曹華為沂州刺史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頑驚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

魯儒者之鄉不宜忽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山豕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鄭澣文宗時為興元尹先是澣父餘慶之鍾與元創儒宮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

册府元龜終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一

